

## 讓女性在氣候相關討論中發聲 ( Giving women a voice in climate debate )

無論是洪水、乾旱甚至糧食短缺，氣候變遷的影響女性首當其衝，然而卻是男性引領全球氣候政策，應如何使女性成為氣候談判的驅動力？被標榜為最重要的氣候高峰會之一的 2009 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會議，期望各利益相關者一起討論京都議定書及其擴展的議題，然而當時任職於海地環境部的政治家 Judie Roy 希望出席會議，但被告知沒有足夠經費讓她加入海地的小型代表團。這啟發了 Judie Roy 為女性代表申請資助的想法，所以她轉而求助於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(Women's Environment &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, WEDO)。儘管其補助讓 Judie Roy 和其他婦女參加了哥本哈根談判，但女性在全球氣候會議仍然是少數。

**女性還是少數：**數據證明，世界氣候代表僅有 1/3 是女性，且只有 1/5 的代表團是由女性領隊，此比例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沒有上升。德國布萊梅社會科學國際研究學院(Brem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, BIGSSS)博士研究生 Johannes Kruse，一直在研究聯合國氣候會議缺乏女性參與的議題，他發現愈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，其聯合國氣候談判代表團的女性代表愈少。Kruse 表示，許多代表團的婦女代表人數不足，實際反映出其國家水準的情況，特別是較大的國家，其代表團包括來自各部會、研究機構、組織和大學的代表，當女性在這些國家機構的比例已偏低之下，使代表團的性別比例更難平衡。

**受氣候變遷衝擊最嚴重的是女性：**研究證明，其實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氣候變遷的影響。由於在大多數國家婦女負責餵養和照顧家人，因此他們比男性更直接受到乾旱和水資源短缺的影響。而且據統

計顯示，相較於男性，更多女性死於環境災害。為爭取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聽到女性聲音的 GenderCC - Women for Climate Justice 組織，其共同創辦人 Ulrike Röhr 相信，女性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的談判能更有效率。其表示，所有的研究證實，女性有顯著較大的風險意識，當處於環境風險時，女性更為謹慎與用心，並試圖改變生活方式來適應，而不是選擇技術解決方案。所以 Röhr 相信女性對氣候談判有非常正向的影響。

**全面的公平代表性：**負責 WEDO 女性代表融資方案的 Bridget Burns，也認為國際領導人將在女性的幫助下達成全球氣候協議。其表示，世界正遭受越來越多的氣候災難，但聯合國的談判卻陷於停滯；我們需要有重大的重新思考，因此我們需要有全面的公平代表性。這就是為何 WEDO 自 2009 年以來一直支持開發中國家的女性，讓其參與者獲得資金支持和辯論訓練，使其在談判桌上的發聲能被聽到。

摘譯自：Giving women a voice in climate debate — Greta Hamann ,  
Deutsche Welle, October15, 2013